


共六
鼇頭
近思錄
二
日七13
1.515
9



溪先生曰聖希天 通書志學第十章○性理大全集考曰此篇人之爲學當要之志士
當志於爲賢賢當志於爲聖聖當志於希天○謂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不得謂聖
人未嘗自以爲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愼恐懼未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人自是天人自是
人人終是人如何得似天自
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
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
小法天○按小學嘉言篇載
之○小學合璧曰聖人以天
爲法賢人以聖爲法士人以
賢人爲法○小學衷旨曰非
止謂士止希賢賢止希聖已
也

伊尹顏淵大賢也 合璧曰且如無伊字尹名摯姓顏
名回字子淵皆是大賢人○
史記殷本紀註曰伊尹名摯
○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
生於空桑○又呂氏春秋云
有侁氏女採得嬰兒於空桑
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

近思錄卷之二

爲學大要凡百十一條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孟子

德性所指歸斯可究爲學之本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

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
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朱子曰論語所記皆
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

謂湯使之正天下○孔子家語史記列傳等有顏氏傳○合璧曰伊尹爲湯相惟恐是君不爲堯舜之君而恥之惟恐是民不爲堯舜之民或有一人不被其澤若被人楚撻于朝市之辱淵之爲人怒于甲者不移于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三月之久而不違其心德之仁註朱子曰說見上書說命下曰其先王俾乂厥辟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慨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論語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同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無私欲而有其德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

小學集成朱子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又曰

之所學未子曰士希賢也過則聖及則賢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朱子曰二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棄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棄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過則聖及則賢

小學合璧曰其學過於伊尹顏淵之地則爲聖至於伊尹顏子地位則爲賢人今善也或不及伊尹顏子之地位則必有爲善之實而亦不失於善名○小學集成曰或問過則聖及則賢君過於顏子則一夫又更絕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攜當底意思多性理大全細註載之

曰傳前出發棄決科

楊子法言學行篇曰須以發棄決科註射以決科經以策試○吳秘註曰漢之明經必爲難問疑義書言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穫之故曰須以發棄決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按書言故事卷有甲科乙科之事又前漢書蕭望之傳有射策甲科之註與楊子法言秘註大同而小異

聖人之道

通書三十四章○小學合璧曰聖人仁義中正之道理當存乎心蘊蓄于中以之爲德行乃道之體也施之於外以之爲事功乃道之用也學者不以德行事功爲重而徒華藻以爲文辭而止者其志趣卑陋矣○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見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洪範未耕陶冶之器二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

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此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本害於道必矣○韓詩外傳云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

○或問聖人之門｜伊川文集四顏子所好何學論註先生始寇遊大學胡安定以爲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朱子語類曰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做得這文好○程子年譜亦以此文爲二十歲作○四書通義曰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顏子所好何學也論○朱子又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性理大全伊洛淵源錄等亦爲十八歲作○案本集所載者比是爲詳朱子略取之耳○本集聖人之門以下伊川之文也○朱子曰此所以爲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爲學註晉公姓趙氏名蔣定公子趙宣公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史記家語曰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九年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卒則亡指在門牆的○四書旨甲第二五七是無好學之人今也吾門子此好學之人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前漢書藝文志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前漢書儒林傳序云古之儒者博學六藝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一案四書章圖亦謂書六藝之六藝爲禮樂射御書數然此當指六經史記曰孔子世家也見于史記卷四十七世家十七

伊川先生曰學｜四書大全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皆是意○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註聖人生知中庸第二十章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學之道如何｜四書大全曰問鑄精朱子曰精氣漸漸昏昧也○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宋公

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聖人生知學而知之及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聖人安行學之及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

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朱子又曰儲儲蓄積精精氣○性理補註曰儲者積而聚之也○五行木火土金水也註二氣陰陽也

其本也眞而一也朱子曰本是本體眞是不雜人僞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眞未發便是靜只是定疊說○性理補註靜者安而泰也○朱子大全七十五曰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未感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九性卽眞之謂也註太極圖說五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有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者指耳目口體○四書大全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眞本靜故於此言動○性理補註欲者嗜之也○案七情出于禮運五性者心之體也七情心之用也

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爲也然人則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于道而爲聖爲賢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眞者無極之眞也蓋者人生而靜之性也曰眞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眞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者指其本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之前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于

情旣熾而性理補註曰熾炎火之初燃蕩如水之飄流鑿者及而破之○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雙峯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情得其養而不鑿○朱子曰養謂順之而不害○楊升菴曰性猶水也情波也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邪僻孟子梁惠王上篇放辟邪侈無不爲放辟同梏孟子告子上篇其日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註梏械也○字書梏手械也又曰械說文桎梏也註戕賊孟子告子上有戕賊杞柳及戕賊人之字註孟子字見于上梏桎足械也拘攣論語公冶長篇朱註拘攣罪人○顏會攣係也手足屈曲也殄字書音田絕也滅也盡也

性理補註曰熾炎火之初燃蕩如水之飄流鑿者及而破之○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雙峯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情得其養而不鑿○朱子曰養謂順之而不害○楊升菴曰性猶水也情波也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邪僻孟子梁惠王上篇放辟邪侈無不爲放辟同梏孟子告子上篇其日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註梏械也○字書梏手械也又曰械說文桎梏也註戕賊孟子告子上有戕賊杞柳及戕賊人之字註孟子字見于上梏桎足械也拘攣論語公冶長篇朱註拘攣罪人○顏會攣係也手足屈曲也殄字書音田絕也滅也盡也

外情動于中其日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慨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性動則爲情然情發于中未流益蕩則又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反是梏猶梏拲而拘攣也

然學之道必 朱子曰這一段要緊處只在明於心上蓋先明諸心上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又曰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又曰覺者覺其性覺其情云云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云云便是詳說意 所謂自明而誠也 中庸二十一章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朱註自由也云云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也教而入者也註義一作往伊川文集之註止朱子曰往字爲是與行字相應 窮理之事 語類曰窮理非是要徃究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卽窮理之事也 誠之之道 中庸二十章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朱註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 造次必於是 論語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顧沛必於是〇案程子所謂於是之是指仁義忠信 居之安 孟子 離婁下 動容周旋中禮 孟子盡心下篇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之言品人之所以貴於學之也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養一作往〇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養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性誠之之道在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 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此因上文言所以誠之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朱子曰造次顚沛倥偬流離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也造次苟且之時顚沛倥偬之時也〇以上兩章論爲學之道詳盡其方大綱有三曰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二者故曰信之之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知仁之勇也造次顚沛由處語默必於是者信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動容周旋中禮則幾於化矣 故顏子所事則乎心者信之之心不生則邪僻之心不生則動容周旋中禮矣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容貌一身而言所該者廣周旋卽動容中之細微曲折言

語 朱子曰 論語大全朱子曰苟且是時暫處〇洪武正韻云苟且草率也〇註流離漂散也〇四書攷異云造次猶草次倉卒云云前急也對從容言顚如物之仆倒而不能站立沛如水之滂沱而不能安流猶言頓后也對安常言

改顏子所事 顏淵篇曰子曰非禮勿視云云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〇朱註非禮者己之私也

論語大全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飄此旗一處三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

伊尼稱之則曰得一善

顏子也得一善又曰不遷怒論語雜出篇文也見于註有不善一易下繫辭之語也又見于註語中庸第五章

中庸第八章之文朱註曰服猶著也顏子善擇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文林貫云一善即中庸物理○知新曰錄曰得一善一善字是至之善正所謂中庸處也○教云拳拳如手之握固服膺如衣之貼體

論語集註中庸章句

拳也此篇云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朱註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李樗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李樗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臨川吳氏曰程子云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乎有不善

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克
克猶滿篇曰克也復禮爲仁
朱註曰克勝也已謂身之私
欲也○朱子曰顏子且克已如
紅爐上一點雪
誠聖人則一中庸第二十
章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假
之以年論語述而篇曰加我
數年云云註加作假○史記
曰假我數年○不日而化矣
之下伊川文集有改何尼曰
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
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人
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
而中之謂也云云之數十字
篇曰惟我以文約我以禮
如俱到孟子萬章下篇中庸字
博書而問辨之中庸字見前
博文約禮論語子罕
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之外也其至一也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朱註云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兼備
伊川文集程子曰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以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
者特一息之間耳倏非短命死則
不淹時且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後
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
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
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
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文集○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脩德徒以記問詞章爲學去道愈遠矣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
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
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辯明蓋
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
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
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
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
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
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
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
外也體用一貫何內外之有乎內外
兩忘則定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
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外物爲外奏已而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之也孟子則學而知之也後人不達云云
傳聞漲記史淳于髡傳傳聞漲記學記字
○橫渠先生問明道先生定性書是二十二歲之○朱子曰明道定性書是二十二
時作○案文集此書首尾尚有數十字朱子晚年考張子全書無橫渠問明道之書此是明
道答張子之書也非面話○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只恁異此性字說得也說異此性字
是箇心字意○黃勉齋曰定
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
內外則不惟未平諦定亦且
不識心矣○朱子曰定性是
平心誠意以後事又曰定性
者有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
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
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
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亦以
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其定
而已

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
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
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
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
理理卽事也事卽理也故曰
無內外○胡敬齋曰動靜體
用非兩事當隨處致敬卽
易上繫對可與酬酢本義
酬酢應對○易脉云酬酢
語應對取往來應感之義
然不動上繫辭第十章云易
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上繫辭十章

語類曰
物以外物爲外一
此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
亦不縱事物令人惡則全絕
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
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良明道意以爲狠是內外合一動亦
定靜亦定能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若只離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吳西山曰
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與寂爲是而應與感爲非則是以
性爲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逃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
隨物而在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易嘗

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
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
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爲外凡應物
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
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已無
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
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
爲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
是無時而不能定也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
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
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
順應焉

有二本故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天天地之常一天地之常者陰陽晝夜之代序日月星辰之運轉四時寒暑之往來生長收
藏之推移亘萬世而不易者皆天地之常也○性理大全云問天地之常至而順應是第二段
此書大意不過此七句而已廓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慾齋黃氏曰固是
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情無心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
篇○朱子曰定性一書首尾
只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
應自後說話都只是此二句
意又曰廓然大公者仁之所
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
之所以爲用也又曰廓然而
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
應是感而遂通又曰當應而
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
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
死了又曰廓然大公只是除
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
應之○覺軒饒氏曰君子之
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
其存於中者常豁然而大公
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
真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

而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三十年
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萬變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
而隨順萬事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
學廓然大公何嘗於外物物永順應何
件而不足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荀
子曰君子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
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
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
得而除也感卦九四又辭憧憧往來不
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
人之一心應感無窮而惡外物之誘而
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

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須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衆人惟其不知此理故不能然大公而常裁於自私不能物來順應而每事常擊有以爲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艮氏曰戒懼愼獨而後則此心體廓然大公便是未發之中物來順應便是中節之和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咸卦艮傳曰艮者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本義曰九四居股之象感之三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其說戒以爲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黃勉齋曰自易曰艮其背以下至不可得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艮其止則虛中無我不絶乎物而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也○朱子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

日見其用乃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矣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人心各有所蔽大率在於自私與用智之間蓋不能虛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作意於有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無爲而不知以明覺爲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是自私之

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語類問憧憧往來如鞭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已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如此是否曰是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矣不彼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矣○朱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是不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自家心上不當有憧憧往來如王者憧憧於往來則失其正而固者矣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憧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不動之體所思者朋類之從爾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哉○龜山楊氏曰夫心猶鏡乎居其所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規規論語先進篇註規規三字之規規於事爲之未者○說文云規有法度顧會求訂也

外誘朱子中庸章句曰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人之情各黃勉齋曰自人之情至索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相反自私便是求絶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故反累乎物○朱子曰大率患有自私而用智二者只此兩頃又曰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又曰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

易曰艮其道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程傳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艮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本義曰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不見其人矣○易大全朱子曰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又曰不獲其身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也○勉齋黃氏曰自易曰艮其背至應物爲累故是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鑒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周易大全朱子曰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爲辭之一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爲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此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又曰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智與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若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見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孟氏亦曰離婁下篇○朱子註曰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聖然而大公所惡於智爲其鑿也此說物來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鑿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帶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自私也但明道說得闊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按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不累於外物而已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而順應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而順應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自私用智之患忘也兩忘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自私用智之患

聖人之喜以物之——勉齋黃氏曰自聖人之喜至爲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性理大全云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一有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其根在於內者爲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爲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繫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

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此也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

夫人之情易發——勉齋黃氏曰是第七段未嘗無怒而欠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矣以此讀之則自瞭然明白矣又曰末一段專說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朱文公舊說亦兼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爲大公也○朱子曰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

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聖人未嘗無喜怒是未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繫彼而不繫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庭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

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
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
怒則公觀理則順○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
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首爲耜耜柄爲耒範土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見于二程全書見八十二卷此文之始○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云云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本非得已包涵盡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首爲耜耜柄爲耒範土

朱長文萬姓統譜云吳縣人著書閭門十世人化其賢名動京師元祐宋哲宗年號中召爲大學博士有文集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說讀聖賢之言言語文辭皆是也

天下之理有闕教不備也○二程全書此文之中亦曰苟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包涵韻會有韻包函交切容也多也引詩儐始既涵毛音含容也通作函○後漢書十九郅惲傳云含弘光大

詆讀斯民孟子萬章上篇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言聖賢而言蓋聖賢者古先之聖賢也

平生所爲以功爲文章言

贅言贅會去聲贅韻會朱芮切屬也又贅疣也莊子附贅懸疣又老子餘食贅行莊行之無當曰贅

來書所謂二程全書此文之始曰來書答之辭曰使後人見之猶應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知之誠懼沒而無聞焉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此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人徒志於爲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末流於邪僞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

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
衛靈公篇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語大全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汲汲增韻云汲汲不休息貌又勤急貌○古文眞寶五柳先生傳不汲汲於富貴釋疑曰汲汲趨求貌○前漢楊雄傳不汲汲于富貴○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

周易乾卦九三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周易大全程子曰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又曰忠信進德之事修辭立誠居業之事○又曰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又曰知至至之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便可與理會幾微處又曰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至之至在至上知終終之之至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

大學傳日知有所不知日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朱註言無止境之謂也○大全朱子曰程傳云內積忠信是實心撰言是實事撰言是脩辭立誠○朱子本義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先一言之不實也○雲峯胡氏曰忠信者主於心脩辭見於事主於心是德見於事是業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

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子學以爲己苟求知則是私心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乾卦九二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撰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以言語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者德之事

知至至之

易大全朱子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又曰知至至之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便可與理會幾微處又曰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至之至在至上知終終之之至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

周易會通曰得於心爲德至與幾皆德體於身爲業終與義皆業

大學傳日知其所不知日無忘其所能語子張篇云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朱註言無止境之謂也○大全朱子曰程傳云內積忠信是實心撰言是實事撰言是脩辭立誠○朱子本義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先一言之不實也○雲峯胡氏曰忠信者主於心脩辭見於事主於心是德見於事是業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

知至至之

易大全朱子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又曰知至至之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便可與理會幾微處又曰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至之至在至上知終終之之至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

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

知至至之

知至至之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至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幾矣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

之未徹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著那幾字又貼著那進字云云

【我想】大學字【所謂始條理】孟子萬章下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朱註曰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朱子曰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止而知二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間哉○又曰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又曰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蓋上句則以知爲重而至之二字爲輕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爲重又曰知至知終則又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脩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爲內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雲峯胡氏曰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守舊

始終也易傳下同○終即至善之盡處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義矣聖者行之至○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坤六二文言傳敬主于中則動靜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敬在外也

不易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

【所謂終條理】——孟子之語見上

○【君子主敬以】——坤六二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又曰功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問人有事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程子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問敬義如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朱子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君子主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是謂義○又曰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本義曰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雙峯饒氏曰所謂直者即人心本然之正所謂方者即人心裁制之義皆固有而非外鑠我者君子嘗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內直則外方體立則用行也

【註義字】裁截斷也止也

【閒邪字】裏面邪也又云撓撥也撓亂也又屈也

【敬義既立】——本義曰不孤言大也○雙峯饒氏曰敬義並立則其德不孤蓋孤則偏於一善而其德狹不孤則衆善畢集而其德大矣○雲峯胡氏曰直方以用言正義以體言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有體固有用也就敬與義言之則敬爲體義爲用體用兼全此其德所以不孤也○朱子曰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義則敬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行義皆是鎮也

註故曰不孤也故曰指文言而言

無所用而不用一朱子曰施之事君則恩於君事親則愛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

窮而无一之不利也

註故曰不疑一又指文言而言

○動以天爲无妄一无妄卦之卦下傳也○程傳曰无妄卦下震上乾震動也乾天也天下雷行物皆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復者生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蒙齋程傳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大全隆山李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神天明本自无妄有生之後人爲蔽之妄念乃起○本義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周易說統曰聖人不言誠而言無妄要人在參慮上識取天命之本然耳

註震動也乾天也易說卦文

雖無邪心苟一无妄卦象之程傳也○或問程傳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朱子曰有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者過之他其心豈嘗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又所謂雖无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然無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

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就爲疑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合正理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震下乾上爲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僞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僞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無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無妄之彖曰其匪

註故曰未知有攸往故曰指家而言

○人之蘊蓄——大畜卦艮下乾上天而在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聚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聚艮之止乾則爲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學術道德元積于內乃所畜之大也○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易蒙引曰所畜之大必自聞見而來○易闡云凡古人成德發于言行者皆吾德資也必多識之察言以求其心考行以觀其用使散于資與者盡聚于吾心則得古人之言行即得古人之心得古人之心即得吾心之理而德之畜大矣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程傳曰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無我也中无私主則无不容○問程傳以量而容之莫是要著意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爲或乖於正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無妄而有眚又事至於無妄則得正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大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靜養○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者感也感卦皆以感爲義惟虛中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通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

[illegible]著一以字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乃萬世學者用易之方○張氏曰心之中虛者則於人何所不容實則不能相入矣○白雲許氏曰山澤通氣而後萬物化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故也○延安丘氏曰君子觀虛而能感之象而以虛受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窒之則先以者爲主而感應之機室○雲峯胡氏曰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咸皆也无心之感也无心於感者无所不感也

其九四曰——大全音義憧昌容反又音童○大全諸子曰咸九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貞吉悔亡說見定性書四當心位本義九四居限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云云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大全蔡氏曰四當心位不曰咸其心

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

者感通之道如天地聖人无不感通者亦惟此理之人公无偏於物云爾有心則物去故不言心害於感通大全問感通之理朱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

貞者處中無我之謂也或問程傳云貞者處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匪不同何也朱子曰其實只要恁訓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處中無我亦在裏面註初爲拇感初六感其拇本義拇足大指也程傳同感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感之象也二爲腓六二感其腓程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三爲股九三感其股本義曰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五爲脢程傳云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上爲輔頰舌程傳曰乾以剛固爲質坤則柔順而貞

陽書洪範字乾以健爲貞坤以順爲貞坤卦程傳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然此此字指九四爻辭山澤通氣本義曰山上有澤感象君子以虛受人程傳云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勢潤遍徹是一物之氣相感通也

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人身初爲拇二爲腓三爲股五爲脢上爲輔頰舌四當心位二而不言心者感者有所私係則有通有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而已也咸有感通之義貞者正而固也咸卦之貞爻辭爲虛中無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皆以順爲貞坤卦之貞爻辭爲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卦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

○君子之過艱阻 賽卦象曰山上有水賽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爲賽也君子觀賽難之象而以反身脩德君子之過艱阻必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憧憧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則澄然泰然何至憧憧也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而其所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蓋思惟及其朋類乃從其思耳○君子之過艱阻必自省

而稱君子以畏行言德坎在艮上爲慎而稱君子以反身艮爲慎德蓋反身如山不動而脩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註泪字彙遏也抑也閼也

○明明則——豐卦象曰雷電皆至豐○程傳曰雷電皆至明震并行也明動相資成豐之象○初九程傳明无所用下曰相資而成用同斯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易大全或問動并明則无所之明并動則无所用朱子曰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冥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

○習重習也——論語學而篇註○語大全雙峯饒氏曰習字訓重故重險謂之習坎○通義吳氏程曰重習即重也與習坎習吉義同重習者更互反覆之意○蒙引習字以知言恩繹通義云繹夷益反抽繹也思者知之淡洽朱子曰淡洽一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程子所謂淡洽是也

○字彙淡即淡切洽切淡洽潤澤周徧也

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蹇卦象傳此教人以處險難之道自省其身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反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傳知行相需不可偏廢非知豐卦初九傳知行相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人動則不知所如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癈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

註繹字彙尋繹紬繹繙閱經書尋究之也紬引其端緒也說文抽絲曰繹繹字彙鉏救切音抽行也又疾速曰驟又云輟柔劣切止也增韻歇也○韻會株劣切

以善及人而——論大全問以善及人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朱子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生長人底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蒙引云與人同歸善者君子之本心也故信從者衆則有愜其素願何不樂註與人爲善孟子公孫丑上篇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朱註云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勤於爲善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雖樂於及人——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慍甚切○蒙引曰不慍者雖知學爲分內事不以在外者爲彼威○古之學者爲己——憲問篇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之語出此處

說見論語繹往來細繹也學者於所學之事一時一時思繹不輟義理久則浹洽其中自然悅豫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善有諸己曰信充實於己曰美充實而有光輝曰大大而能化曰聖聖而不可知曰神○君子成德之名之意如此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矣愠焉蓋自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說見論語爲己者如食之求飽

○程子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大全慶源輔氏曰爲人爲己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學之人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見知於人者輕浮漫露○新安陳氏曰同一學也爲己爲人人間古今之不同如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四書甲第曰爲己只在身心上做工夫不求人知意爲人只是外面粉飾○四書講述曰古今人之學都一般但其心則有誠僞又曰可以得名得利故曰爲人○胡敬齋曰學不爲己讀萬卷書與己無干爲己則皆我事也

論語集註 憲問篇 註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朱子曰學者之不進由無入處而不知其味之可嗜如大路孟子曰道如大路然豈得其門者或寡矣貿遷還珠韓非子曰楚人賣珠於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

鬻珠也櫝匱也韓子曰楚人有鬻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玉而鄭人買其櫃還其珠矣道篇古人之言耳其人不著即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櫝櫃之飾豈知珠味乎註先儒或寓矣萬姓統譜云方元寀字道輔莆田人嘗從子少與程門游潛學書閒往復至數十紙有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

說足下由經一足下文選四十二李少卿答蘇武書曰陛下以仁義之厚養士大夫之勇故舉貳師將軍之重以爲天下先冀以廣主上之意而報塞厚德之萬一今舉事一不當而長老幼婦咸以爲過陛下以爲貳師欲邀功利而強出師也是以人人自爲不顧主將之恩此臣之所以負陛下者也又曰臣雖怯懦自惟奉事以來常與將帥分憂誠能得人死力願陛下勿以老將處之則臣尚有可用者願陛下詳察之而已矣

足下由經一足下文選四十二李少卿答蘇武書曰陛下以仁義之厚養士大夫之勇故舉貳師將軍之重以爲天下先冀以廣主上之意而報塞厚德之萬一今舉事一不當而長老幼婦咸以爲過陛下以爲貳師欲邀功利而強出師也是以人人自爲不顧主將之恩此臣之所以負陛下者也又曰臣雖怯懦自惟奉事以來常與將帥分憂誠能得人死力願陛下勿以老將處之則臣尚有可用者願陛下詳察之而已矣

卓爾有所立卓爾立貌孟子雕婁上又禮記樂記註卓爾立貌二程全書六十七卷有與方元寀手帖註云見近思錄○字彙云帖簡帖視聽言動論語顏淵篇非禮勿動論語曲前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

乾卦文言曰君子進德脩業

方元寀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績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說見韓子

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勉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顚沛不違乎道用力既久所見益爲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本義曰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居之○大全朱子曰脩辭立誠又是進德事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曰忠信進德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脩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又曰脩辭便是立誠又曰誠節是忠信○易蒙引曰王應麟云脩辭立誠脩其內則爲誠脩其外則爲巧言○易會通云修詞非在片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行既言而顧行念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云

君脩其言辭〔一〕註敬義說見前 姚文言既見前

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修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修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爲詐美也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爲修辭居業明道所謂修辭非但是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外之實事敬義之實而爲言也體當俗語猶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所謂體驗勘當也蓋脩其言辭者所以

也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言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遺書一同說並見易文本

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遺書一同言君子終日乾乾是體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心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外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爲見功之地蓋

隨之浩浩〔一〕朱子曰明道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志解之其誠便綫了○朱子曰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又曰忠信便是意誠處如惡惡臭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且進

終日乾乾〔一〕周易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周易句解曰君子之人處此須是每日自朝至暮乾健不已乾健不可息也又云乾乾无一息之非天也註天行健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至誠中庸曰至誠無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字最緊下切懇惻情實也惻也又云切千結切近也迫也急也註懇惻見本文懇字上

明義孟子公孫丑上篇云心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大全朱子曰助長者之不至而拔之使長也

○孟子才高學之｜朱子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難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閒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謂無可依據朱子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上蔡謝氏曰見撿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其高顏子之學粹美○程子又曰伸尼無所不包顏子亦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伸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註天資超邁字彙資稟也又曰超越也躍過也又曰邁音尊過也純粹易乾文言云純粹精也既見前功夫與上文同纘繹

表裏一於誠至於誠之○伊川先生曰志道故乾乾不息

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有生心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其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殺冬藏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

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子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依學顏子則不錯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

子曰純粹精也安也靜也

又曰學者須是學顏子○朱子曰伊川又曰學者須是學顏子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踏認了他意思若顏子純一

程子又曰欲學聖人且有學顏子之說得麤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踏認了他意思若顏子純一

便可下手做註本註程子自註也漸的說文漸水名出於黔中也廣韻均也慶也增韻又則也擬也倣也字彙曰倣射侯之中也

○明道先生曰且省｜朱子語類曰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麤那外事又曰外事所可省者節省之所不可省者儉省不得又曰所守不約泛濫無功說得極切圖字彙云簡少也明乎善中庸二十章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雖不中不遠大學傳九章所守不約孟子公孫丑上篇云孟施舍守約也又曰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註約要也泛濫之與氾同孟子滕文公篇水逆行氾濫于中國註氾音

則｜大學經曰知至而后意誠意誠伊洛淵源錄卷之八呂大臨字與叔學於橫

故學者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

學顏子｜本註有準的

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在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私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許盡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永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

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學業云云二先生程子兄弟也

○學者識得仁體——朱子語類曰識得與實有須做滿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已物也栽培中庸栽者培之謂云栽猶植也

○皆文學於——顏子樂簞瓢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程子語此註引之○仲尼樂述而篇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雍也篇大全雲峯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事○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戚然不自得故曰莫之於地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程子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南軒張氏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

全其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己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爲己有則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長而仁

○昔受學於——周茂叔無用矣

今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朱子曰拔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義以至於欲罷不能

○所見所期——論語任重而道遠

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

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晦庵文集孔顏之所樂非樂貧賤也樂夫貧賤之中自有其樂爾人所不樂私欲蔽之爾若私欲已去天理流行萬累俱無心體自適無非天理豈不可樂

註而不敎孟子曰引而不發躍如

從事於博文約禮——勉齋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爲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以爲無求私欲天理渾然一說不同何哉或問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滅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求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西山眞氏曰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敎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居業錄曰朱子恐人只去空空尋樂必流於異端故又敎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說以至欲罷不能而

○所見所期——論語任重而道遠

注張南軒張栻字敬夫號南軒張先生謂之宋史道學傳伊洛淵源錄等

禮記學記字

○朋友講習——禮記學記篇相觀而善謂之learning觀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記大全朱子曰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就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臨川吳氏曰相觀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效之則此亦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藉

○須是大其心——張橫渠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瞻欲天而心欲小竊謂瞻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朱子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朱子曰君子心大則天心小則文王之囿芻蕘皆往之私吝皆小矣也○鵝湖王露云部子曰心要能放能放開濶

注張南軒論語八佾篇管仲之器小哉註局量淺規模卑狹○大全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施言

○明道先生曰自鄒發於畝畝——孟子生曰子下孟子曰舜發於畝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孟子此下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云云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程子之語引于孟子註○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徃來行得熟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賴性罷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智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革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蒙引曰此數人者雖皆上知之資然得於世故之閱歷世味之備嘗者至多○人物考曰孫叔敖一名蔿艾蔿賈之子楚之

事朱子曰自勉然而略於細則無縣想眩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貴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

脚方得心小成持守固滯而憒於進蓋

○明道先生曰自鄒發於畝畝之中

處士也少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

○參也魯（一）論語先進篇參也魯朱註曰魯鈍也○程子語引于此註○蒙引曰註云曾子之才魯才質也魯遲鈍也不敏也○朱子曰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又曰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知新日錄李南豫曰至聞一貫則魯化（二）程子又曰及尹氏曰共出于論語註（三）尹氏尹焞字彥明河南人傳詳于宋史道學傳二伊洛淵源等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一）書經旅獒篇玩物喪志註玩弄也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志者心之所之（二）本註義見前鄭玄字致遠建安人見于萬姓統譜

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說見孟子○履難處則歷變多而慮周察理密而制事審○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參也魯遲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魯魯之人雖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本註云時以經義作一冊鄭玄云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勝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爲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子曰上蔡記誦道看史此正

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勝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爲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子曰上蔡記誦道看史此正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一）禮記樂記篇曰禮主其減（二）此註引之禮記註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減盈樂反樂由中出而爲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飾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爲文樂主盈故天而抑之而以反爲文又曰減而不進則幾於息矣故節盈而不反則至於流矣故放（三）劉道學傳伊洛淵源錄等有傳

○禮樂只在進反（一）禮記樂記篇曰禮主其減（二）此註引之禮記註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減盈樂反樂由中出而爲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飾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爲文樂主盈故天而抑之而以反爲文又曰減而不進則幾於息矣故節盈而不反則至於流矣故放（三）劉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一）禮記樂記篇曰禮主其減（二）此註引之禮記註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減盈樂反樂由中出而爲人心之

氏曰禮之儀動於外必謙卑退遜以自牧故主於減殺樂之動於中必和順乎積而後形故主於盈盛云云又曰禮必有報以爲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又曰禮得其報而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報禮也故曰禮之報○禮大全慶源輔氏曰禮主其減減所以裁節於外也樂主其盈盈則充盛於內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反於外禮而不減則無以合於內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非禮也故曰禮有報來往不已是亦進之意○朱子語類云進者力行之謂反者退斂之謂又曰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爲得情性之正也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雙峯饒氏曲禮上恭敬撙節陳注撙裁抑也收斂讓會云收斂讓會裁抑節文也又曰斂力并切收也儛雅聚也舒暢韻會舒申也暢通也字彙發揚也

〇父子君臣

莊子人間世曰天下有大戒二在大戒者大法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言義人世之當爲者也名曰君臣則卒土之濱莫非王臣○語類云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則天下有所不爲○孟子公孫丑上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朱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也○孟子公孫丑上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註義命見于書經及史記等

〇論性不論氣

此語又見孟子告子上篇註○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又孟子所未發也○又曰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論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明二之則不是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未發揮其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未發揮其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未發揮其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未發揮其義皆無私心故也

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新安陳氏曰須是論性兼論氣不然而二之方是註孟子言性善孟子滕文公及告子篇荀子言性惡見性惡篇揚子言善惡混揚子脩身篇程子橫渠之言程子之言即此章也（橫渠言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按孟子告子篇註引此二言朱子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萬殊也氣質之性則一本非別有一生也

論學便要明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又曰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朱子曰大事不嘗做得却以小事爲急便害了那大體註詞章記誦大學序云記誦詞章之習（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制度文爲禮記仲尼燕居

固不害其爲性也至於荀揚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爲明備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爲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爲之末未爲知治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曾點言志以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之間從容自得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夫於應酬

（曾點漆雕開按程子之語論語公冶長及先進篇之註引之（先進篇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註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大全朱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子兵萬馬也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又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公冶長篇太宰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語大全胡雲峯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能其餘皆然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能其餘皆然已字當如此看

註曾點言志也曰暮春者云云見于前（朱註曰曾點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蒙引曰點之所言曾蔵之日則之樂而言又曰就眼前觸景一事而言非專以此爲樂也若以此爲樂則不足爲樂（朱子註浴盥濯也（蒙引盥洗手濯洗身依語類只是手足（大全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人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講述云暮春數句俱是樂日用之常暮春時之可樂者是常爲之事這所志即在目前云云暮春其時猶寒但地有温泉故可浴（蒙引云暮春者春服既成暮春夫是夏正若周正之三月其時猶寒何可浴也雖今之三月若非温泉恐亦未可浴故集註又附以地志温泉之說（圖解曰暮春是時候亦非有擇於暮春髮盥手取清潔非裸浴也

浴沂漆雕開

（公冶長篇朱註云斯指此理（○大全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

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云云又曰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離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離是知其已然不能決其猶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四書揚明○云斯字及說勿揣理言○講錄云信是於義理見得十分透徹絕無毫髮之疑

不安於小成　論語註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歎之也

○根本須是——朱子曰涵養持敬便是栽培又曰先只是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之做工夫去○註其放心孟子告子上篇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敬義夾持——易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全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問人有事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程子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問敬義如何別程子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合義也○朱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朱子曰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又曰直上者不爲物欲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朱子曰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欲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註雙行會義小兩也一曰兩聲

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以歎之也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體○朱子曰無更規模密察節爾曰默之意欲止開之意去進而未已○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能向上去亦○朱子曰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欲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註雙行會義小兩也一曰兩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以乎中義以乎外二者相要放下雲時也不得只得直上

○懈意一生——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自棄也又曰纔有不爲物慾所累則可以上達天德矣○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不學便老——程子曰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康老而貧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壹則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註闕字彙蘭月切觀也歷也講字彙膠落也

○人之學不進——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性理大全卷四十三程子曰有生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又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憂善愈進○朱子曰爲學不進只是少勇○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學者爲氣——性理大全卷四十二張子曰有生於學者務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愚學者不能堅勇○問人氣力性弱於學有妨否朱子曰爲學在立志不

○內重則可以——性理大全卷四十六朱子曰學者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慾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慾如秤今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當前自有慾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慾自無累及之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前漢書卷五十六列傳第二十六董仲舒傳有此語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史記儒林傳有董仲舒傳無此語○朱子語類曰問正其誼明其道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號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朱子曰董仲舒賈賈純良摸索道數亦著說如正誼不謀利之類○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

則欲微○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請見八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有義無利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爲而爲之人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爲心小則密於察理可以爲法矣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心不小則通不隨心不小則在

是只恁不定說是說必有利只恁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子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者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說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說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說矣○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後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何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雖本是合當說着亦也須微有先後之序○朱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又曰伊川錄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知古人者以道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聲聲喬至伊川能以道誼功利爲辨而聖學遂明故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優遊諸子也而子朱子以是爲虞心術之首其旨

圓而不方則誦詐也圓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學而有得則驟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于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而安排布置即是○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著意強爲非眞自得者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自然而有節文○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後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何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雖本是合當說着亦也須微有先後之序○朱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又曰伊川錄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知古人者以道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聲聲喬至伊川能以道誼功利爲辨而聖學遂明故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優遊諸子也而子朱子以是爲虞心術之首其旨

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

則爲○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

與妄爾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

自得也學而有得則驟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于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而安排布置即是○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自然而有節文○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後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何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雖本是合當說着亦也須微有先後之序○朱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又曰伊川錄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知古人者以道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聲聲喬至伊川能以道誼功利爲辨而聖學遂明故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優遊諸子也而子朱子以是爲虞心術之首其旨

自得者乃自得也學而有得則驟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于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而安排布置即是○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自然而有節文○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後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何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雖本是合當說着亦也須微有先後之序○朱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又曰伊川錄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知古人者以道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聲聲喬至伊川能以道誼功利爲辨而聖學遂明故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優遊諸子也而子朱子以是爲虞心術之首其旨

昭矣

遜思邈曰——唐書方技傳孫思邈通百家兼通陰陽醫藥○朱子語類曰騰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小心翼翼敬之謝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薛文清曰騰大見義勇爲智圓應物無滯○朱子曰圓而不方則誦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公心則卑陋心不公則往往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曰也是如此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則相將流於權謀誦詐之中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曰也是如此○小學嘉言篇載之○集成曰按程氏遺書浮定夫錄舉此一條文公載之近思錄能氏曰思邈本傳行作仁

○大抵學不言——孟子離婁下篇註載之○而非自然之得○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道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爲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從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辭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

安排出莊子既見篇

○視聽思慮動作——朱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眞其言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語大全仁山金氏曰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攘紛人使開向一邊也○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令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己○存疑云鞭辟者以鞭辟人也鞭辟近裏

著已者凡人爲學多務外不著已也故要韓辟近裏著已也○語大全切問而近思之下云此致知之韓辟近裏著已者○語子張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語大全西山眞氏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近思謂不離心高遠就其切近者思之也○從事於此指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存疑曰切問切於己者胥也近思思其切近事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爲近也

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者篤厚之事敬是徹事而信之敬凡事戒謹恐懼惟恐失之不放肆也○四書賸言曰參曰必言蠻貊者見無處不可行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四書節解云忠信言誠也篤敬行誠也誠能動物雖蠻貊之邦之遠行矣況其近乎立則見其參于前也○論語朱註曰其者指忠信篤敬參謂與我相參也德輶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圖解曰參對於吾前倚衡于車之衡又曰與是車○存疑云曰立曰在與是車○存疑云曰立曰在與亦自兩事以示例乎自此推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四書脈曰立則見二句只是此心常目在之之意立與在與字不可忽立是此身任之境即心之靜機也在與是此身行之境即心之動機也○揚明云夫字承上二句然後字見行之不易意只此是學存疑曰指博學篤志至參前倚衡皆韓辟近裏著已也故曰是學也言此正當學問也

矣韓辟近裏著已而不外馳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誕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慢弛則以見行於遠方異不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以暫焉而已要必眞積力久隨其所寓而安其常若有見參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此一於誠實自然信順無往

論語集說卷三 出于衛靈公篇

質美者明得盡 存疑曰言於博學爲志切問近思忠信篤敬等工夫一時盡到也明盡是行了不但知而已○胡氏曰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語 朱子曰查滓是人一 朱子之語詳于語衛靈公篇大全○字彙楂莊加切木閒也又煎藥楂別作查非○漢語大全壯里反○字彙澀也濁也顏子克己復禮須消淨篇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朱註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全去聲 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云云 朱註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忠信所以進德 忠信以下至居業易乾卦之文言文也敬以至方外坤卦文言文也共九節

而不一門○以上皆切己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說言也忠信有篤敬者力行之事也見論語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神子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久亦自明徹矣○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 顏淵篇云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云云 朱註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凡人才學便須 朱子語曰爲學須學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又云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

○有人治園圃 朱子語類曰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臨川吳氏曰振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己之善明德之事也○說文園所以樹菓也○字彙圃種菜之處○先生指程子

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乾主健主動故進德脩業皆進爲不息之道坤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凡人才學便須知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爲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爲進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有人治園圃役知力其勞先生曰譬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

○博學而篤志——子張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程子之語又出此註○大全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朱子曰博學是觀眾理會過近思是淳心著力處博學是簡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博學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我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徽言上觀濤曰博學不止聞見是於事事物物上體認天理○存疑云篤專心致志也只是就上面學上說又曰切問切於己者謂也近思思其切近事也○西山眞氏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馬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涵於身心也徽上徽下雲峰胡氏曰徽上徽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徽下言焉

他焉二者爲已爲人之道也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自德謂涵養已德成已成人皆在己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

徽上徽下之道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一定不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徽上徽下雲峰胡氏曰徽上徽下集註所述程子之言纔下一道字○弘而不毅——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按程子語弘此所之註曰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語朱註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大全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講述曰弘是量謂心能容寬容不以一善自足毅是章曰徽上徽下初無二道此則曰子此便是徽上徽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徽下言焉

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曰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弘而不毅——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按程子語弘此所之註曰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語朱註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大全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講述曰弘是量謂心能容寬容不以一善自足毅是

無以居之

而不毅則能自立毅則能自起故無以居之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古之爲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分優游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

是守謂堅執不以半途自廢[居之]大全曰此是寬以居之註
居○易乾文言寬以居之註
兩趙攝楽先生之西銘也見
論語泰伯篇註也
○[伊川先生曰]——左傳杜
蹊尃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饜而飫之使自繹之若江海
之浸膏澤乎之潤渙然氷釋怡
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正義
曰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爲
喻脂之澤者爲膏言雨之爲
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
林堯叟云如江海以水深之
故而所浸者遠又云如膏澤
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又云
渙然解散如春氷之釋註編

學記字也既出前

○[帝愛杜元凱]——左傳序之語見上註杜預字元凱晉書卷三十四列傳第四載杜預之傳

[illegible]字彙[illegible]融和也液庾益切津液

[illegible]今之學者往往[illegible]——往往者不一之辭或曰猶每每既見前註言優字

[illegible]家語第九曰言優
[illegible]人宰予游少孔子二十五歲云云又見史記○子夏姓卜名商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傳在

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杜預序中語也凱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徧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滯則渙然而氷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違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摠是實

言優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國

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人生壽夭有命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何所望哉○[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程子外書曰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祚天永命道家長生久視儒者之入于聖人理皆[illegible]註列年禮記王制二王養老皆引年國語註曰祚位也○小補韻會祚有故切福也○書召誥曰祚天永命書經大全呂氏曰祚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爲可耳

○[忠恕所以]——論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註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白而力行之無非實得則亦實得則亦何所望哉○

所以新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人生壽夭有命而修養之士保煉精氣凡是二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爾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眞積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

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發乎眞心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其極至於致公而已至於致極至於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普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幹骨也○朱子曰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

只爲公則一語類曰恕與愛本皆出於仁仁之發處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恕也問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以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

○今之爲學者一程子遺書十八註苟能遇難而益堅何遠弗至也通遷一補韻會遷徙也闊字彙苦括切廣也

一學敬語陽貨篇惡果敢而窒者○大全朱子曰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難不通然未敢輕爲雖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窒人所以要之也註發憤忘食

述而篇其爲人也發憤

仁乎

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潤物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爲學須要剛毅果決彼心依心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麽精神什麽骨肋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註曰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肋字彙肋歷德切音勒脇骨也

○人謂要力行——朱子語類曰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程子曰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又曰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又曰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知之必好之——論語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註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理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張敬夫曰學之貴於知者知其可欲而後好之好之而後樂之樂之則所謂誠者自然而中矣

荀子曰學至於死然後已顧沛造次必於是里仁篇造次必於是註造次急遽也荀卿第十一章曰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勉焉勉

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眞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爲之之已是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貴乎誠之好之必求之是終身事果能顚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學是終身事纔有間斷便不是學纔不是學便不能成不容半塗而廢勉焉勉

○古之學者——古之學者一謂唯儒者之學而無他之學○訓詁之字解見于進近思錄表

註釋訓詁爾雅之篇釋訓在第二釋詁在第一

○問作文害道——遺書卷十九

後已可也顚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進學者之不容自已矣

○古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釋教言爲訓釋古言爲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遺書卷十九

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

註參天地 中庸第二十二章可以贊天地參天地與天地並立爲三也

註與叔有詩云 與叔之詩贈劉戶曹者也見于聯珠詩格○詩格注云晉杜預作春秋左氏傳集解言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癖嗜好之病又曰學者爲文爲學所累邪不如顏子心齋無事又曰學不可如元凱之癖文不可如相如之俳而獨得顏子之心齋可也輸委輸也又送也韻會以車委輸也又輸送又云凡以物送之曰輸音平聲又盡也寫也註吾大臨 言行錄外集六云大臨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而卒業焉○宋史列傳九十九伊洛淵源錄等有呂與叔傳 杜元凱出于前

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爲之主耳苟志有所局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物則喪志玩物則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也杜元凱

 史記漢書等有相如傳

 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云云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曰古者學爲文 六經見于前擴韻會德捕居切舒也

 論語憲問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曰游夏稱文學 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朱子小註曰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

註稽說子游作禮記之類 未考

曰古者學爲文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爲文而文自不可及耳 曰游夏稱文學何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衒文詞以悅人故曰類俳俳優倡戲也莊子意心齋說見莊子 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游夏見孔子及耶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文學爲詞章也 文學者舊說于游作禮樂之類凡此皆道德之

且如觀乎天文 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云云程傳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又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又曰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

○涵養須用敬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性理大全卷四十八朱子曰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又曰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功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少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

○莫說道將第一等 孟子離婁篇曰五霸身不能居仁由義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濕於怠慢自謂必不能行

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學之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說見賁卦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

則在致知 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猶車兩輪者亦互相發

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

○問必有事 孟子公孫丑上篇云必有事焉而勿正註曰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潰決之有事又曰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楊明云事猶云做工夫時時以集義爲事一語

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

人便以聖賢爲志 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註集義猶言積善養氣事皆合於義也

○問義莫是中 程子之說見于孟子公孫丑上篇大全

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

○問敬義何別(一)程子之語又出于易坤卦大全

註南軒曰(一)南軒之傳見于前

塊然獨居言嚴師古註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

事理之宜也故有(一)在事在心之別

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之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矣其急迫之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去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且如欲爲孝不成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一)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亡乃是有意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一)程子之語見于論語集說篇子張問達之註○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爲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爲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爲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爲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

○問也其心三月(一)謂雖也篇朱註二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

目如欲爲孝(一)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爲孝之理當如何謂敬者亦非其敬矣

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謹然後可以實能盡孝溫凊禮記曲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夏凊

而有其德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云云○字彙纖思廉切細微也

○仁者先難 論語雍也篇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朱註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程子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其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四書節解云難是力行難也後者不預期之意獲是做得成功註未有義而後其君 孟子梁惠王篇之語遺佚仁篇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朱註曰利猶貪也撰善而固執之中庸第二十章曰撰善而固執之者也

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之全體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

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 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

文選孔文舉表區區敢不以聞善註曰廣雅曰區區愛也長曰區區懇勤也○又

薦禰衡之註曰區區小貌

○有求爲聖人之志 論語子罕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朱註曰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權輕重而合義○楊氏曰知斯已

則可與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通義白雲許氏曰學是學問思辨之事知人皆可學而不可不學又知學以盡己然後可與之共學適道者篤行之事也格物之多心知既明善惡是非判然無疑然後可與適道立本之事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權輕重而合義○楊氏曰知斯已

豈區區計功謀效者之爲哉能計謀之私則已非有志之人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善思然後可與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說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有志而不篤於善於思善於致思而實得然後可與適道變而不滯期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

之來前無定制固當隨時處
中如種之種物必以種移前
卻後以取其生所謂權也權
非實而化之者不能故以是
終焉○謝絃曰此章以學字
爲脈權只是學之究竟至入
此言學者既進一步當更進
一步○蒙引曰可與立則於
理之常者已盡之矣未可與
權謂於變之變者未敢必也
如伯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
周公可與權者節節皆曰可
與者此亦爲君子會友輔仁
而言謂非周茂叔曰聖希
天賢希聖學原於思程子之
言也

○古之學者爲己一節論
意問篇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之論出于此註○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
也爲人欲見知於人○甲第曰爲己只在身心上做工夫不求人知意爲人只是外面粉飾
中庸第二十二章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成物中庸第二十五章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君子之學必日一大學曰苟日新又日新○朱子曰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

終至於喪己爲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
有須於人也其終至於成
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盡己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
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則
將陷於邪僻反害其性矣君子之
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
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何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
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之學
當日進而
不進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
小已一或自止聖人無所進退乎極行抵乎成則無所進
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何未嘗不日新
也曰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

○明道先生曰性靜一節案此性之字氣質之性也○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諸葛武侯曰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
○弘而不毅一節程子論出論語泰伯篇之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朱註
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大全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
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
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
遠隘陋字兼隘爲偏切陋也
陝也又曰陋慮巨切陝俠也
又讀如字也註說見前出此篇
之前語少異也故各由
○知性善以一節性善出于
孟子○論語曰主忠信○孟子曰天之所與我之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也
○伊川先生曰人一節論語
學而篇曰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不固○存疑曰學兼知
行學所以不固者輕於外故
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爲聖人論其只進
德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
損也○明道先生曰性靜而知以誠
下同○知明行以誠爲主
○弘而不毅則無規
○知性善以
前說見
矩毅而不弘則隘陝
○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學莫大於知性
本善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爲質然後禮
義有所措以忠信爲本則行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躁擾輕浮
則所知者易忘
所學者易壞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

不能勉於內也何也義理皆在於心存則理存心亡則理亡而理蔽以不存註疏擾字彙躁則到切動也失也不安靜也又曰擾爾絕切煩也亂也

○博學之審——中庸第二十章之文○程子註載之中庸註○文林貫旨曰下面五之字俱指事物之理言○四書脈曰學不止博覽群書凡自家本然之善須一一理會故曰博○講述曰審文義詳細也○翼註曰辨與愚不同愚是搜索義理辨是又就其所思者剖決是非○講述云篤厚而方也厚有專心致志之義方有確不拔之義又篤字從竹從馬謂以竹策馬其行不已也註見孟子字彙禮記經解篇易曰君子愼辨差若豪釐繆以千里鄭註豪戶刀反依字作毫孔頴三易繫辭文也○按今易無此語或曰易緯之文也

○張思叔——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註于伊洛淵源錄卷十二註釋學禮記學記之文

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說見中庸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則或疎略而不審則無以決疑而取正問之審矣又必反之心志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遍不足以換所聞之當否思之謹而不審則亦不足以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知者猶或奪於物欲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一焉而闕其一則非學之全功矣篤實二字見中庸○張子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的字彙的丁歷切射侯之中也孟子盡心上篇曰雖鳴而射則彀中矣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的亦猶是也

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

○明道先生曰人爲學——朱子語類云難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目目在地比較也不得又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爲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出地又如何便有箇先獲居心○朱子大全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語子字彙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朱註閒歎聲

○尹彥明見——朱子曰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註尹焞——尹氏名焞字明河南人程門弟子傳在宋史道學傳第二又伊洛淵源錄言行錄外集等載之○

孟子公孫丑上篇之文朱註云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

○子曰願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朱註喟歎聲

○尹彥明見——朱子曰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註尹焞——尹氏名焞字明河南人程門弟子傳在宋史道學傳第二又伊洛淵源錄言行錄外集等載之○

曰累高必自下

積累而高必自下始○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忌

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標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爲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躐等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孳孳不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射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歟顏子嘗歎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字明河南人程子門人也始學之七未知嚮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

案焞字字彙通回切音退又他昆切音吞又殊倫切音純

○有人說無心

註疏大旨 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希逸曰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

○謝顯道見伊川 謝顯道名良佐顯道字也上蔡人程門弟子宋史道學傳二載之又見于伊洛淵源錄言行錄易下繫辭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本義曰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或必思而後通則所從者亦狹矣○朱子曰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正謂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蹄川吳氏曰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度其事也心體虛靈如止水明鏡未與物接寂然不動何思之有既與物接應之各有定理何慮之有○會通曰思是心之憧慮是思之精註疏之道 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義理 歙斜精義入神 仁熟 孟子告子上篇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坐忘 莊子內篇大宗師篇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告子之不動心 孟子公孫丑篇

伊川直是會 朱子語類曰程子道恰好著工夫便是教他著下學底工夫

○謝顯道云昔伯淳 伯淳程顥之字也醉漢醉人也事物紀原曰演義曰今俗罵人曰漢蓋晉末胡亂中原故胡人罵中國曰漢起南人罵北人爲胡爲虜又曰漢武帝征討專事匈奴由此有胡漢之斤 註上蔡因云玩物喪志事見于前

不思而得 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反爲心害者也 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鍛煉冶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思者不能見得太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論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

浴沂御風　朱子答呂伯恭書曰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
徵士祭記詩博識而不理會
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
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
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
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
御風以爲易微則可見矣○
論語先進篇曾點曰莫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列子御風見于莊子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大全朱子曰精義二字所
謂義者宜而已物之有宜有
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此而已所
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其精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之所宜毫釐委曲之間无所不悉有不
容言之妙矣○朱子曰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間无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
面出來自家應副他知利刀快劒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朱子曰精研義理無辯
毫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又曰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見得道理通徹

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
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
偏○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
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也致養
吾內也說見易繫辭研精義理妙以入
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
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
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
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　窮神知化乃
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
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神者妙
萬物而無方化者著

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又曰利用安身今人
循理則自然安利又云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又云求字似有病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
我外何待於求當云所以利吾外也何待於求當云所以利吾外也又云遍達其用而身得其
安又云內外相應之理

窮神知他（下繫辭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本義云下學之事盡
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窮神知化乃德
盛仁熟而自致耳云云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二不測為神○朱子曰窮神知化
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
明相似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
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易說曰神化只是一理特以有主處言
神運用處言化又曰微妙之神變化之理又曰德至於崇則精義之功成○蒙引曰神化皆言
天地言窮神知化只是說與造化脗合無間○易纂曰窮知就自心言不必如精說究天地之
神知天地之化○說約云知與知天之心之神明遍極天地之神此心變化妙合天地之化

○形而後有氣質——正蒙誠明篇第六○又孟子告子上篇之註引之○朱子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卽此理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遘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中一性也○又曰氣質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體墮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二性也又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程有功於聖門有補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定○黃勉齋曰自子夏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子

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云云○眞西山曰張子有功於聖門大益在自求變化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云云○眞西山曰張子有功於聖門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卽所謂善反之也○

性理大全補註云人雖天地氣之全而不能無清濁美惡之殊云云君子之學變其氣之濁者而爲清質之惡者而爲美則可以復其性善之本體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蔡虛齋蒙引曰故氣質謂弗謂之性也歟善反之孟子盡心下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註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

註孟子謂性——孟子告子上篇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萬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發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爲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故氣質之性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爲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偏性君子不以爲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

蓋卽是此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德不勝氣

同篇之語潛室陳氏曰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性命於德

正蒙集釋云性命於氣隨向于氣氣爲主也性命於德隨向于德德爲主也○朱子曰一者相爲勝負又曰性命二者皆是德也又云氣稟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惟其氣稟耳註攝字彙而由切音柔以手撓也又上聲忍九切矯揉也

窮理盡性

易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義曰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朱子曰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又曰橫渠云不可變者獨冤生脩天而已要之此亦可變但太緊如此註查滓查滓渾化見前昭融字彙融以中切明之盛也詩大雅昭明有融

死生脩夭而已

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問學之極功也

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

學至於是則本然之德所命者卽天之理尚何氣質之拘雜糅之變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

義理與氣質相爲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爲之主而性命拘於氣德勝其氣則德爲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

窮理盡性

莫非天也

禮記仲尼燕居篇言溝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陳氏旺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惡者收斂而無發則善者渾然而無虧矣○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所以克去私己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朱子曰莫非天也是兼統善惡而言又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緣百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爲物欲所蔽便陰陰地里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註戴記戴記言禮記戴聖之所傳號之小戴記所謂禮記戴德之所傳謂之大戴禮鄭氏鄭玄也傳洋子後漢書列傳二十五

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

質之爲累蔽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矣○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

陽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難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好者其必由學乎

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固蔽隘陋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入事物之中窮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

盡心上篇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朱註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云云能極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文林買臣云盡知字是究其妙的意思天是理之所從出即性也○朱子曰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

○仲尼絕四自始(語子罕篇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竊兩端之教也集釋云上下精粗本末大小無不盡也又曰待期也方局定也○子罕篇即其兩端而竭焉○語註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語朱註曰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滯也我私己也○朱子曰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滿之於後意我是始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與天地爲不(新安

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人能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我故天大無外人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者橫渠先生解絕毋者爲禁止之意故以此爲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意者萌心之始故

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註

朱子曰自起於意至在事後論語之註也

○上達反天理

憲問篇曰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朱註曰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蒙引云達一也朱子於下達則曰進下達則曰究上下之義也皆有積漸至極之義○存疑云俱有日月新不已之意○集釋云反者失而復之也徇者偏而係之也

知崇天地形

易上繫辭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本義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大全朱子曰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存疑云在下下而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誠意正心修身是禮卑之事又云學只是知與禮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

知禮成性而道

程子曰盡天理便是易也○朱子曰陰陽升降便是易又曰若義便是也○本義云成性本成之性也案與張子及葉氏異○朱子曰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也○蔡節齋曰道義之在造化謂之易易之在人謂之道義註存疑成書大甲上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註曰習惡而性成者也小註陳氏曰習爲不義若與性俱成○賈誼曰少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也爲氣質之性者非也

困之進人也爲

語類云繫辭子細感述言我之感發遠也孟子謂盡心上篇○講述曰德慧就心思講術智就處事講○存疑云在心之理謂之德慧聰也德慧者德之發有以灼事幾于未然處事之方謂之術智巧也術智者其術之巧有以善事理之當然○圖解曰恒大率意註繫辭曰下繫辭二十七章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云云困德之辨也其於中古乎云云困德之辨也

日有恥心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而者滯於一偏於已私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己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或問四者相爲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初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曰絕四矣何用更言絕四者是一病○上達反天理下達

徇人欲者歟

說見論語及天理則所過以高遠徇人欲則所過

知崇天地形而上也通晝夜而

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

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

位而易行

說見繫辭人能遵晝夜陰陽之變智則崇矣所以效天也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或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智之意又曰性者我所得○困之

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遠孟子謂人有德

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

繫辭曰困德之辨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慮而無驕侈之蔽故其見理也明置身窮厄

德慧謂德之慧(用孟子朱註也○大全輔慶源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皆正相反術之知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言有教動有法——語類云如造次顚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註非先王之法

孝經之文也孔安國曰法言謂孝悌忠信仁義禮典也非先王之德行不——孝經之文也終日乾乾易乾卦九三爻之文夜氣——孟子告子上篇有夜氣之論

○橫渠先生作訂頑(訂頑字彙訂丁定切音釘說文平議也○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曰頑○朱子語錄云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楊龜山語錄云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云云○性理大全集考曰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之兄弟一辈而人當盡事親之道以事天盖道理所謂事天者猶天理而已又曰西銘只是要求仁而已○朱子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那事天底又曰西銘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又曰聖

而有二及(本二之恩故其於從善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謂術之智疚疾災患也

○言有教動有法

非先王之法言不敎言有敎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也

養曠有存

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書有爲也夜氣所養曠也氣之出入爲息一息而必有一瞬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爲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朱子曰天陽也以五主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五主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天地之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

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又曰父母是一家之父母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饒氏曰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云云○西山眞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父母固我父母也天地亦我父母也○吳臨川曰天地者吾父母也天地風雨寒暑那事天底又曰西銘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又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又曰父母是一家之父母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饒氏曰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云云○西山眞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父母固我父母也天地亦我父母也○吳臨川曰天地者吾父母也○朱子答姜叔權書曰所論西銘名處而理實正說詩集來又曰西銘之言語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靜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稱父坤稱母易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書經泰誓上云惟天地萬物父母(古文釋疑曰貌古文釋疑曰貌音邈小貌註天陽以主健易乾象曰天行健正義曰健者強壯之名地養地以主順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天地間而位乎中予道也然不曰其性情也故曰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愚按禮記仲尼燕居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即西銘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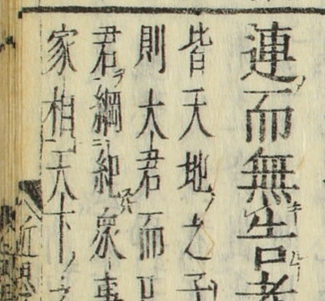
坤象曰順承天正義曰坤是陰象以和順爲德字兼稟受也

乾者純乾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資以始

乾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朱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又曰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坤者順坤文言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禮記哀公問篇之語也

故天地之塞——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又曰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又曰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母坤之實○續讀言錄云天地之塞至其性此可見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陳北溪云塞字兼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包括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包括一字來說理

民吾同胞——前漢東方朔傳同胞之徒無所容居○白孔六帖十九云兄弟曰同胞○說文胞兒生裹裹韻胞胎也○性理大全小註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又曰與是黨與之與○眞西山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吾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偏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註形氣之正陳北溪性理字義曰人形體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云云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以天下爲一家——出于禮記禮運之篇參天地贊中庸之語

大君者吾父母——朱子曰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又曰西銘就仁之體元自昭著以躰者不昧兄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證之○子生養廣韻胞胎也○性理大全小註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又曰與是黨與之與○眞西山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吾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偏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註形氣之正陳北溪性理字義曰人形體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云云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以天下爲一家——出于禮記禮運之篇參天地贊中庸之語

大君者吾父母——朱子曰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又曰西銘就仁之體元自昭著以躰者不昧兄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證之○子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然體有偏正之殊故性有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骨肉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骨肉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

部曰大君謂人主宗子猶長子也○性理大全小註朱子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之宗子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宗子猶長子也家相猶宰相也高年楊子法言曰年高德邵長其長孟子離婁上篇云親其親長其長幼吾幼梁惠王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註幼以幼吾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癯癃殘疾字彙疲勞力也乏也○史記平原君傳云臣不幸有能癃之病註徐廣曰癃音隆癃病也索隱曰龍音皮癃音呂宮反龍癃背疾言腰曲而背癃高也○字彙龍蒲糜切音皮與疲同○又云癃龍疲也○字彙殘財斃切賊也凋傷也零落也又害也惸獨詩作煢獨獨也離騷夫何煢獨而不予哉煢孤也○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窮民無告者也顚連古文句解曰顚沛連綿之疾○韻會蹙連又倣慢不前貌無告書大禹謨曰不虐無告○又孟子之字自下

註綱字彙統他總切總也攝理也○又云理治也

綱朱子學的曰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字彙五大曰綱小曰紀總之曰綱周之曰紀○詩云之紀之綱

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曰長天以配無生者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窮民無告也樂天而不憂又曰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黃氏曰自乾稱以下至顚連無告如基盤後一段如人下棋之有局子言人者天地之子子時保之以下如人下棋之有局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饒氏曰前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詩周頌我將篇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註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又曰時足也○吳臨川曰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曰聿脩厥德孫謀以燕翼子○易上係辭云樂天知命故不憂

純乎孝左傳隱公元年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杜註云純猶篤也○吳臨川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又曰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

違曰悖德

吳臨川曰不愛其親天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害之是戕其親也○孝經六章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濟惡者不才朱子曰若濟惡不才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註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云云吾其性說○眞西山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見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可踐形○性理大全小註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

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憾也○書說命上云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盡人之性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帝鴻氏有不才子云云少皞氏有不才子云云

中庸第二十二章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知化則善繼人之志

易下係辭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中庸第十九章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陳氏曰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善而爲之

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講述云志則意慮相承故曰繼事則推行有迹故曰述

○性理大全小註曰問知化則善繼其志其肖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陳氏曰知化非見聞之知乃默契之謂耳○朱子曰志便是天地之師吾其性底志云云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吳臨川曰知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又曰此造聖之事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語類大

上繫辭之語已見前

踐形

孟子之語見上

不愧屋漏

詩大雅抑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云云朱註屋漏室西北隅也○爾雅曰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之隅謂之

也

朱子曰親而愛人欲者不愛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濟其凶惡增其不善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善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心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爲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爲志

知化則善繼人之志述其事窮神則盡人之性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

寔東南隅謂之突○備考曰不慴屋漏猶曰不欺闇室○孟子盡心篇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集註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孟子大全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存疑曰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云云蓋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字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吳臨川曰存心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養性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具不息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辭怠於事父母也註考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毋貽父母之羞也○孟子離婁下篇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孟子大全朱子曰事親者事之本也

解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毋貽父母之羞也○孟子離婁下篇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孟子大全朱子曰事親者事之本也

惡言酒崇伯子之顧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禹惡人欲飲禹之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私也故育英材讓封人之錫類朱子曰竭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養育英材讓封人之錫類

朱子曰竭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

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惡言酒崇伯子

詩小雅鹿鳴篇曰我有旨酒○孟子離婁下篇禹惡旨酒好善言○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崇伯子

禹爲伯鯀之子初鯀爲崇伯故指爲崇伯子

育英材

孟子盡心上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讓封人

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云云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敢問何故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孰能中之無類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說從之云云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林氏曰長以起之孝誠動及其所類皆爲孝也其是之謂乎○大雅既醉篇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傳曰匱竭類善也朱傳同○蘇氏曰匱竭類善也朱傳同○蘇氏曰匱竭類善也朱傳同○蘇氏

戊申繇于新城〇朱子曰如申生待罪之事此只是恭着盡事親之道

註脩盡事親之道

孟子離婁上篇之文既見上

禮其受

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云云〇記祭義篇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伯奇古文眞寶註曰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覓事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詳見說苑〇性理大全小註黃嚴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蓂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所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說〇語類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曾同何也朱子曰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若論此〇眞西山曰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備必能全其身之形骸然後爲不負於父天地之生我也不泰於父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註脩盡事親之道

禮記之語見本文下

其受而歸全者參爭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之生我也其所受乎親者而歸之則亦天之曾子所謂吳今而後知免夫小子與我者無虧體髮而全歸之之謂也伯奇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南北唯命之從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豈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豈於從而順令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所以玉成之也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發憂戚所以增益其不能之心而玉汝於人倫之事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其事親也不違其理而已沒志之所繫一飄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孟子萬章上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則懼而無怨存吾順事 性理大全小註朱子曰二句所論甚舊流弊矣今改云存吾順事而不恐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陳氏曰存心養性即所以順

存吾順事 沒吾寧也 論語里仁篇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明道先生 此語二程全書卷之二遺書二先生語二上載之○程子曰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了厚如此筆九二五二五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又曰橫渠道儘高言儘醒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亦不可大相遠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若字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又曰訂頑

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
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
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有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己其地位
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
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體認此意實
踐之之則又為我有所謂
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又曰訂頑

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爲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爲一處爲仁之體乃天理流行無間爲仁之體也註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語雖也篇註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云云

學者其體（）性理大全問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亦可窮高極遠北溪陳氏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二程全書卷之六遺書二先生語五載之〇尹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便梏其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亞聖便是能盡此道

又曰游酢（）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但此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〇西山眞氏曰萬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高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論其旨愚竊中庸總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使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總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乎此而已故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註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事詳高弟傳詳下宋史卷四百二十八道學傳第二又見下伊洛淵源錄

楊中立問曰（）二程全書卷六十三伊川文五載案以書問也〇體者仁也用者義也〇朱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通書乃在訂頑以清庸一本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說孟子性善養氣孟子勝文公篇盡心篇有性善之字〇公孫丑篇有養氣之字理一而分殊楊龜山固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〇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物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然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

立心便達得天德並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推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渾然至於天地位萬物育焉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禀其氣以爲體同具其理以爲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觀同仁一視之說而非中庸之理也乎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

其流遂至於兼愛而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或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〇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爲父母萬物爲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踈上下各有當然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妄然並施而

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異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朱子曰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其弊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朱子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

楊龜山先生語錄卷之中

宋史道學傳伊洛淵源錄等有傳○關里誌卷二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柯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潁昌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

分殊之蔽

南軒張氏曰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朱子曰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漸愛孟子滕文公下篇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又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程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父之與人固有等差施之之路人走親疎施立而爲二本也○或問理一而分殊曰本一也譬如一木自根幹而枝葉而華實其分固未嘗不異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朱子曰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其弊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朱子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

之罪兼愛而無義

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有理一分殊吾與爾汝同胞吾與爾汝近於墨氏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

分立而推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萬物散宜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散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天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又曰如以民爲同胞謂等高年慈老其老慈孤弱爲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予比而同

孟子滕文公篇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朱註比次也

且彼欲

楊氏來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

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敝此爲仁之方西銘是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

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及不亦異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太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

註品節中庸註品節之也○大全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爲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存疑曰品等級也節限制也○白雲許氏曰品節是品量節約

又作砭愚曰——性理大全卷七十載之○古文句解曰此篇皆發明學者修身之樞要謂言動不可不謹分爲三段第一段論戲言戲思之失第二段申過言過動之戒第三段既戒者所以長傲遂非其詞語有藏規體○朱子曰横渠學力絶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也尤甚遂作東銘○張子曰戲謔不作害事志亦爲氣所流○語類曰戲言出於思此即如今法書所謂失也四支晏書拾唾三云四支頭身手足二云兩手兩足

既言理上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爲二也曰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等一差耳非二十端也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心而作也戲言出於思戲動作於謀而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

過言非心也——繆迷字彙繆舉幼切戾也紕繆也迷也綿分切惑也亂也註容改過

過——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禪改論語學而篇過則勿憚改孟子離婁篇子夏之言也葉氏以爲夫子之言誤也孟子所謂

謂——孟子公孫丑下篇云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或者謂出於心——左傳無所歸咎○韻會有韻咎巨九切愆也過也誠字彙詐也誘也以無爲有也

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之遂以爲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也此未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

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

孰甚焉 戴謙出於心患乃故爲北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爲戴則長傲而漫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患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詘以爲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戴且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況乎過之非戴誤者豈復留之纖芥以累其身心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

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頑者暴忍而不仁愚

者貧寒而不知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

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集

○將脩己之道必以厚重爲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厚重而不知學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忠信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未忠信之前莫急於尚友勝己之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焉此錄雜說

訂頑主仁 楊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

砭愚主智 愚謂知戴過之所以爲智禁戴言戴動而不爲之者所以爲體

脩己必先 論語學而篇云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朱註曰重厚重

註頑者 僖公二十四年左傳曰必不則德義之經曰頑

橫渠學堂 二程全書卷二十八外書十一載之○觸犯人怒故曰起爭端

註砭者 二程全書卷二十八外書十一載之○觸犯人怒故曰起爭端

註愚者 論語子曰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恥近勇

註過則勿憚改 學而篇云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朱註曰重厚重

註過則不固 學字本文所無固字本文堅固之義張子爲固執說故曰與本文異

○橫渠先生曰語類曰如何說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思熟韻會沈韻潰也濁之總名也又漸也○韻會屋韻案說文生孰字本但作孰後人加火以別生熟之孰也而孰但爲誰孰字矣脫韻會遺也增韻物自解也

註范育萬姓統譜范育字巽之祥子第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載學用薦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

○未知立心惡語類曰橫渠未能立心是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適主宰如何謂之不精

語韻會上聲語韻古項切說文和解也徐曰古人言講解猶和解也廣韻論也增韻又究也又禮記禮運云講信脩睦註疏云談說也又講於仁註疏云猶明也

講治之思語類曰急欲可欲則無善惡之雜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善者以有善惡其善者必可欲決江河而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而來矣○朱子曰遜順其志禁下造志入於事中于細微心下意與他理會又曰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

遜此志語類曰急欲可欲則無善惡之雜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孟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朱註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決江河字彙決俗決字又曰決居月切行流也又斷也○孟子盡心上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註欲善孟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朱註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所向或移立心既定而講治之思莫非講治粗疎則所業莫進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勤此言講治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可退此言立心之必定

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

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李氏曰爲學之道當以早遷改日下爲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遷志之謂也○呂氏曰爲學之初先要虛心下人方能遷能受天下之善若氣高則便與爲學工夫相背○新安陳氏曰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陳氏雅言曰厥修乃來是遷志時敏之效道積厥躬是尤懷于茲之效修之來來之積其功效雖有淺深之不同然合而言之則皆自學之事也子之美論語泰伯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詳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敏以求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註敏速也謂汲汲也不逮韻瑞賄韻遠蕩玄切及也亦作逮又霽韻大計切○字彙育第作音大者非也自適韻會陌韻適施隻切廣韻樂也增韻安便也非所聞也說命註云甚言無此理也註見尚書說命○明善爲一中庸二十章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圖聽中庸二十章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

聽其自適非所聞也遷順也遷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之則講學爲急如是則所修乃日見其進也說見尚書○明善爲本

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明善者爲學之本知之既明出是固守之推廣之則此德有立則以總心視之則所見者亦寖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目自求於問學者有所昏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

有孟子公孫丑上篇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易易輕易之易人能弘之論語衛靈公篇文選文賦一篇之警策註警驚動競策可以擊馬者謂片善之言光益一篇亦猶以策擊馬得其警動也

每日須求一知所已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朱註云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存疑曰日每日也不是一日所亡兼知行

多識前言往行易大畜象文註言句訓詁出前

警策一年安得不長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問而惟恐背違學崇德性而惟恐昏昧總曰日以此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博文下學之事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已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學者日日如所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

博洽 前漢劉向傳博物洽聞○後漢書班固傳末論云遷博物洽聞○小補韻會洽韻胡夾切說文霑也一曰和也又合也又緝韻胡急切洽也○祭韻狹郎協切說文洽也徹也廣韻通也增韻浹洽潤澤周徧也俄頃字彙俄頃速也須臾也

○爲天地立心（一）

註參贊（一）中庸二十二章云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註與天地並立爲三也各正其性命易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有王者起必（一）孟子滕文公上篇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載所以使學者（一）載橫渠名

書者必求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多識前言之行以蕆所知則學日進矣勿使有俄頃閒慶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褻問學日廢矣○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天地以生生爲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爲天地立心聖人繼往開來繼絕學也繼絕學則生生不窮而天地之心立矣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載所以使

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一）副當看熟纏繞體之延蔓之物世俗一則（一）副當去了一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一）須放心（一）又有所據依而自守（一）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兄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橫渠易說○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故必廣大心求之編狹固滯豈足

使學者（一）程伯淳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所持守○伊川曰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

副字彙芳救切貳也佐也稱也纏繞韻會先韻纏澄延切繞也繞韻繞爾紹切纏也脫洒字彙脫他括切遺也解也又脫略也洒所蟹切汛水也又沙下切汛也又洒落

○須放心（一）按此放心者卻予曰心要能放之放而非孟子之所謂放心之謂○羅大經曰能放着開濶也易曰窮神知化（一）下繫辭五章語也○本義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

以見○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
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甚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橫渠
論語述而○言人虛驕既於下問內則敖已外則敖人終於不知而已○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下同○故所以然也酬應也
能與於此不測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多聞不足○論語述而篇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朱子曰記問之學則無省於心而所知有限天下之故繫辭上通天下之故○同曰知幽明之故大全朱子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孟子離婁篇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朱註故者其已然之跡○愚按故字義異天下之變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爲學大益○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程子曰學至變氣質方是有功○吳臨川曰學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小補讀會陶徒刀切瓦器也又化也鎔字彙音容鎔也又鑄器模範也

言與曰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又皐陶謨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云云

蔡傳曰凡人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剛者必至於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毋虐毋傲又曰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卿爨云立者特立不至于懦也

○文要密察○中庸云文理密察註文文章理條理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洪放字彙洪胡公切大也放敷亮切縱也散也註疏會虞韻廳聽徂切疏也又物不精也又略也俗作麤非麁直例切說文麤也止也留也

○不知疑者○義分明也

以見○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甚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述而○言人虛驕既於下問內則敖已外則敖人終於不知而已○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下同○故所以然也酬應也

○爲學大益○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程子曰學至變氣質方是有功○吳臨川曰學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小補讀會陶徒刀切瓦器也又化也鎔字彙音容鎔也又鑄器模範也

言與曰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又皐陶謨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云云

蔡傳曰凡人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剛者必至於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毋虐毋傲又曰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卿爨云立者特立不至于懦也

○文要密察○中庸云文理密察註文文章理條理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洪放字彙洪胡公切大也放敷亮切縱也散也註疏會虞韻廳聽徂切疏也又物不精也又略也俗作麤非麁直例切說文麤也止也留也

○不知疑者○義分明也

心通乎道則能盡天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聞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遇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爲學大益○陶鎔氣質矯正偏駁不然則非爲己之學二亦何以推明聖人之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文要密察語錄下同○文不密察則見理麁疎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

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所貴於學正欲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

益在自求

洪放

察心要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

○心大則百物（性理大全卷三十二朱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不通間如何是心小則百物皆病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是此不見彼○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醫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恩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朱子曰心自有合要小處若只著大處看合要大處看則便無可恩量矣○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進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積渠曰不以聞見揜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註弘字彙弘胡肱切大也褊急言褊迫急促也詩魏風葛屨誶其俗儉嗇而褊急固陋前漢書鄒陽上吳王書師古曰陋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又大學序有固陋字蒙引曰固不通也陋狹隘寡聞也○禮記學記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始學之士（今）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不知疑者是未嘗實用功也（）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遠故處已待人無往而不達心小則褊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爲病也○人雖有功（終身由之孟子盡心上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註日用而不知繫辭百姓日用而不知）若總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人有（如）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總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則是實行心苟總乎學則日用而

○合內外（中庸二十五章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穿鑿說文鑿穿木也廣韻鑿也○源流至論王荊公之學穿鑿至此）創字彙姓造也代大匠斲（老子經七十四章是謂代大匠斲大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編管病（）（編會蕭韻）（管會蕭韻）（盧瑤切聲也又豪韻牛刀切聲也又暗也）

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合內外一致就己而爲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己而爲言也）（）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皆是也爲學而先立心於功業立言立事功業則穿鑿必害于道矣（）（）編管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

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
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
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
日力不足而未異他爲也（不知天資之高下淺深而
源故浮淺）（學未至而好語變
無實踐養五誠則）（學未至而好語變
反約窮源之事也）
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
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之
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
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

○民事敝蓋（蓋與盖同屋大切覆也底諦辭不求益論語憲問篇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又曰非求益者也朱註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燃犀解云益進益）語孟孟子告于下增益其所不能

於吾言（論先進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註頑士之如愚爲政篇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耳目役於外（性理大全卷四十三五峯胡氏曰以天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程子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重字疑衍取也（註言於自治）此註呂東萊說

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讒（）凡事敝蓋不見底只是
不求益（行已無恥正無可以增益其所未知（）
能苟安爲敝覆惡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有人不肯言其
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
無所不說（人不肯言其知之所得行之
苟安自足恐心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悅者之比也（）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
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急於自治）

○學者大不宜（）性理大全卷四十三載此語謂先賢也氣輕則之下曰盡而爲盈放而爲恭云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疑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忽故學者當每我未知爲已知語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註忽惰怠者懈也倦也慢也惰者怠也虛誕謊書誕妄爲虛言也又欺也○大學註小畧盡其虛誕之辭

何暇論外道於人（）學者大不宜志小氣

人急務何暇論義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

輕志小則易足志小則易

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於自足故

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

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近思錄卷之二終

和漢年表史畧　全七卷

皇國、神代ヨリ後陽成天皇ノ慶長ニ至リ漢土ニ三皇五帝ヨリ元明ニ至リ永キ年代ノ間ノ文官武臣ノ善惡及ヒ治乱盛衰ノ事跡スベテ事物ノ原始等ニイタルマデ洩ルコトナク輯錄シ讀者ノ倦ザルヤウ且簡明ニ面白ク尓モ事實ヲ失ハザルヤウコヽヲ七巻ニ約記シタレバ即チ和漢歴史ノ捷徑ニテ餘ニ超タル好ナレバ必讀スベキ善書ナリ

東國通鑑　弘文院學士校点

コノ書ハ百済新羅高麗ノ三韓ノ正史ニシテ上ハ檀君ヨリ下王氏ノ末ニイタルマデ總計五十六巻ニノ治乱興廢ヲ記載セリ凡ノ朝鮮国歴史ハ悉ク此書ニ基備ナス全書ト謂ベシ　全壹冊

素書　黄石公傳　全二冊

同　國字解　徂來先生解

素書ハ張良ヘ黄石公ヨリ傳ヘタル書ニテ兵道ニ通ノ書ニ勝レタル者ナレ實ニ兵家必用ノ寶冊ナリ

徵毖錄　貝原篤信先生序　全四冊

豊太閤ハ我邦無双ノ豪雄俊傑ニテソノ行事瞳レ落ル如日月皎然也旗下ノ良將ヲ朝鮮ニ遣ハシ彼国ノ萬將ヲ麾從セシノ　本朝ニ順フマデノ實錄ヲ漢文ニテ記シタル名世ノ奇書ナリ

善隣國寶記　全二冊

此書ハ李唐朝鮮　皇朝ノ金簡ヲ集メル篇ニシテ名ハ垂仁天皇ノ朝ヨリ後土御門天皇御世マデ日本漢土往復ノ書翰及ヒ彼国ヨリノ貢物等ニ至ルマデ悉ク記セル奇大珍書ナリ

武經開宗　七書全部圖說　全十四巻

孫子國字解　徂來先生解　全十冊

孫子ハ七書ノ中ノ随一ニテ百戰全勝ヲ得ルノ書ニ止也徂來先生国字ヲ以童蒙ニモワカリヤスキヤウ詳ニ解キホドキタル基深至寶ノ巻ナリ

八陣圖說　全二冊

御書物所　京都三條通堺町　出雲寺松栢堂